



岩画研究

2019

ROCK
ART
RESEARCH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 编



黄河尚成书局
宁夏人民出版社



岩画研究

2019

ROCK
ART
RESEARCH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画研究. 2019: 汉、英 /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227-07180-8

I. ①岩… II. ①宁… III. ①岩画-美术考古-研究
-宁夏-2019-汉、英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5215号

岩画研究. 2019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姚小云
责任校对 陈浪
封面设计 水木
责任印制 陈哲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薛文斌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6410

开本 787 mm × 1192 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7180-8
定价 1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探索与研究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由“岩画狩猎说”辨析到甲骨文“族”字原意再考刘学堂 / 003

From the “Rock Painting Hunting Theory”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Oracle’s “Family”

by *Liu Xuetao*

陶乃高勒手印岩画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意义 杨超 / 011

The Significance of Taonaigaole Handprint Rock Art in the Prairie Zone of
Northern China

by *Yang Chao*

论将军崖岩画及“太阳纹”释义 张嘉馨 / 019

Jiangjunya Rock Art and “Sun Image” Interpretation

by *Zhang Jiaxin*

人面岩画的空间场域探讨 苟爱萍 / 027

——以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空间场域为例

Discussion on the Space Field of Human Face Rock Art

——Taking the Space Field of Human Face Rock Art of Helan Mountain as

An Example

by *Gou Aiping*

浅谈我国西北地区岩画中的萨满形象 刘思文 / 038

Discussion on Shaman Figures in the Rock Art of the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by Liu Siwen

探讨宁夏岩画中的欧亚草原因素 潘 晓 / 050

The Factors of Eurasian Steppe in Ningxia Rock Art

by Pan Xiao

西北地区岩画的制作环境探究 马 波 / 061

Exploration on the Creative Environment of Rock Art in Northwest China

by Ma Bo

乌兰察布草原蹄印岩画考释 张晓霞 / 066

Exploration of Ulanqab Hoofprint Rock Art

by Zhang Xiaoxia

世俗与神圣：巴丹吉林沙漠鹿图像岩画探析 孙晓勇 / 073

——兼议巴丹吉林沙漠古代文明

Secular and Sacred: Analysis of Deer Image Rock Paintings in Badain Jirin Desert

——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Badain Jirin Desert

by Sun Xiaoyong

发现 DISCOVERY

广西乐业县焦福山岩画调查简报 胡鹏程 / 087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Jiaofushan Rock Art in Leye County, Guangxi

by Hu Pengcheng

西藏改则县岩画田野调查 罗延焱 张晓霞 郭晓云 / 095

A Field Survey of Rock Art in Gerze County, Tibet

by Luo Yanyan, Zhang Xiaoxia, Guo Xiaoyun

保护 CONSERVATION

左江花山岩画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模式研究 肖波 / 111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Zuojiang Huashan Rock Art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y Xiao Bo

花山岩画微生物腐蚀研究进展 田双娥 / 120

Microbiological Deterioration on Huashan Rock Paintings

by Tian Shuang'e

泰国孔尖巴添岩画群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 梁燕理 肖波 / 129

Study On the Age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Rock Art Complex of Pha Taem

in Khong Chian, Thailand

by Liang Yanli, Xiao Bo

钩沉 HISTORY

寻找扎拉特岩画 李永宪 / 145

Looking for the Zarate Rock Paintings

by Li Yongxian

视野 OVERSEAS

Rice Ecology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 An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Jiangjunya

Masks and Crop Images from China's East Coast / 157

by Qu Feng

2014 年中国岩画微腐蚀测年报告

..... 汤惠生 Giriraj Kumar 刘五一 杨惠玲 张嘉馨 肖波 岳建华

李迎年 高伟 Robert G. Bednarik 著 张嘉馨 译 / 186

安加拉河下游岩画中的人面像

..... A.L. 扎伊卡 著 阿热阿依·托列根 胡琳方慧 译 / 206

信息 INFORMATION

..... / 223

探索与研究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由“岩画狩猎说”辨析到 甲骨文“族”字原意再考

刘学堂

摘要：甲骨文中有一象形文字，古文字专家解释为“族”字。这个字上下结构，上半部分像旗帜，下半部分绘一支弓箭，这个“族”字一直被解释成具有军事性质的团体单位。本文通过对北方狩猎岩画的重新解读，认为甲骨文中的这个字的上半部分并不是旗帜，表示的是人或多人，下面的弓箭也不是实用的武器，其寓意在于生殖。“族”字原意是许多人认为自己出自一个男性祖先，与军事单位无涉。

关键词：甲骨文；族字；军事单位；岩画；象征性；生殖

“狩猎岩画”是欧亚北方地区岩画中常见的一类题材，甲骨文“族”字是商代甲骨刻文中一个象形字，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近来笔者在研读岩画学的著作时，通过对“狩猎岩画”构成要素的重读，受岩画研究的启发，发现古文字学家长期对甲骨文“族”字原意存在误读。我们之所以将“狩猎岩画”和甲骨文放到一起考察，一是它们都属于远古文化遗存，二是它们都是原始艺术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果这两类象征符号中的一些因素具有同样的含义，就可以通过对比进行互证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遗存时常用的一种方

本研究是国家哲社重点项目《楼兰地区史前遗存的多学科研究》（编号17AKG002）中期研究成果形式之一。

作者简介：
刘学堂，男，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法。另外，结合岩画材料，对甲骨文献中“族”字的原意进行新考，也是想借此探索甲骨文献研究的新途径，为拓宽甲骨文献解读的新视野提供参考。

—

家族的“族”字，《说文解字》中云：“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𠂔从矢”。曹定云在《论族字异构和“五族”合文》一文中，肯定了清人俞樾《儿笈录》对“族”字的解释，“族者，军中部族也。从方者，所以指摩也；从矢者，所以自卫也。《国语·楚语》曰：‘在中军王族而已’。韦昭注曰：‘唐云，族，亲族同性也。昭谓：族，部属也。传曰：‘乐范从其族夹公车，时二子将中军，中军非二子之亲也。’族字之义，韦昭所说最为得之”^①。意思是说，“族”这个字从矢和𠂔，都与军事活动有关，是具有军事性质的部族。

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有一字，它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大小不一，相互之间略有区别。一般的写成“𠂔”形，简单的写成“𠂔”形，复杂一些的写成“𠂔”形。丁山等先辈学者隶定其为“族”字，很快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从字体结构上看，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上下结构，是一个会意字。那么这个会意字的原初字义是什么呢？因为字的下半部分，绘的是一支箭，上半部分较为复杂，像是一面旗帜，由弓箭和旗帜组合而成，画面意思明确，古文字学家也都同意清人俞樾的看法，认为甲骨文中的“族”字原初的会意指的是军事单位。斯维至明确指出：“族，甲骨文作𠂔，从𠂔从矢。表示在一个旗帜下共同作战之意。因为古代的兵制往往是按氏族编制的。引申之，同一血统的集团就叫作族”^②。曹定云进而解释说，

“‘族’字的原意是指部族，氏族。即同一血统的集团。此集团在战时又是一起行动的单位。当时的情况是，在某一军事行动之前，通常是要举行誓师仪式的，凡部族（或氏族）的成年男子都携带武器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当然的战士。因此，‘族’字既可以‘从𠂔从矢’（矢表示自卫），也可以‘从𠂔从大’（大表示人形，表示人站在旗帜下）”^③。张光直先生又做了更进一步地说明，指出：“‘族’本身，大概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强制组织。族规即是社会基本法律。甲骨文族字包括两个部分：上为一面旗帜，下为一支箭，其本义为军事组织。丁山这个解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古代中国旗帜与军队的联系人所共知，甲骨文中的‘族’被表现为战争中的行动团体。其中规模大约平均一百人，由来自一百个家庭的一百个男子组成。因此族的首领不仅是宗族或分支宗族的长老，同时也是军事头目。他的日常吩咐也像军事命令一样得到服从”^④。（图1）



图1 商代卜辞中的“族”字

（引自《美术、神话与祭祀》图14）

①③ 曹定云：《论族字异构和“王族”合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6期，第62～63页。

② 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④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二

甲骨文的“族”字，经上述著名学者考释为军事组织后，迄今无人提出质疑。原因在于人们从不怀疑“族”字下面画的是一支箭，箭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它用来作战的武器；也没有学者怀疑另一边绘的是一面旗帜，出于这两个成见，自然就把“族”字原意与军事组织联系起来。实际上，“族”字上下结构中的这两个符号都被误读了。

其一，是象形文字“族”下面的那支箭。这里画的是箭明确无误，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是，甲骨文中的族字中绘的箭，并不是如上专家所言，只是用来射击的武器，而别有深义。要论证这一问题，则要从考古中发现的箭及其象征意义谈起。

考古调查中，人们不断地发现具有象征意义的弓箭。通常情况下，考古学家也不假思索地将它当成作战或者狩猎的武器，并据此解释，致使许多深层的历史信息，就在这种简单和望文生义的解读中被淹没了。这种情况在岩画研究中更为突出。以弓箭为题材的岩画，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岩画中极为流行，每当岩画学者见到手持弓箭的人物与动物组合的画面，便会直截了当地将这幅岩画命名为“狩猎岩画”。浩如烟海的岩画报告和研究著作中，最频繁出现的就是狩猎一词，狩猎巫术岩画构成了岩画学的基础。用狩猎巫术解读那些动物和持弓箭人物组成的画面，不仅在岩画学界众口一词，也长期被考古、历史、宗教、美术等学界广泛接受，并引为自己学术研究的证据。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读，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读，也在于岩画家们不约而同、不加分析地把狩猎岩画中的弓箭当成射猎的武器，把手持弓箭者当成了猎人。

按岩画学者的传统认识，所谓的狩猎岩画一般表现为猎人、弓箭和动物的组合，也被称为狩猎岩画的三要素，通过图像辨析，我们发现被岩画家认定的、绝大多数狩猎岩画中“猎人”手中所持的弓箭，其实并不是什么用来射猎的武器，岩画中这些所谓的猎人也扮演着与“猎人”毫无关系的角色。我们可以从弓箭、猎人及猎人与动物在画面上的关系等要素入手，分五点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对狩猎岩画进行的重读。

第一，大量岩画实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弓箭刻绘的样子很特别。这些弓箭并非在表现飞矢的尖锐锋利，相反，大多箭矢刻画粗钝，有的甚至是圆头的，箭体经过了艺术加工，其外形类似同时期人物岩画中刻绘的男根，一些岩画中箭矢与同一区域岩画中的男根，在绘法上甚至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有的箭矢还绘成鸟首状，众所周知，在原始宗教体系中，鸟常常用来象征男根。由此，推测大多数狩猎岩画中的箭矢，其意不在于表现它作为武器

猎杀动物时的尖锐与锋利，而在于男根，从根本上讲，是要表现出男根所具有的强大的生殖力量。这类箭矢可称之为“生殖弓箭”（图2）。



图2 岩画中的“生殖弓箭”

（选自《贺兰山岩画》《阴山岩画》《新疆岩画》）



贺兰山岩画线图

贺兰山岩画拓片

阿尔泰山岩画线图

图3 岩画中的弓箭与交媾图

（图选自《贺兰山岩画》图271、图272；《新疆岩画》69页图8）

第二，有一些岩画则更直接地将弓箭与交媾画面接合为一体，对弓箭的宗教文化功能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贺兰山的一幅岩画，画的是三组男女交欢图。上部的两组交欢图，其形态姿势和呼图壁岩画中的男女交欢图完全一致。画面一侧有一男女同体像，人像的头部绘成弓箭状，伸长的箭矢正指向一侧的正在交欢的男性^①（图3左、中）。阿尔泰山发现的一幅生殖岩画，画面的一侧是男女交欢图，另一侧有一持巨弓的所谓的猎人，“猎人”所持的弓箭很长，直指并“刺中”了处于祈求生殖交欢状态的一对男女，身旁还刻

① 许成、卫忠编著：《贺兰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5页，图271。

出一只很小的动物（图3右）^①。

第三，由以上所论，岩画中所谓的猎人，其真实面目和身份也需要重新探讨，而这在岩画研究中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把中国北方岩画中被定为“猎人”的人物形象，搜集起来考察，会发现他们在刻绘方法和艺术表现上，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刻绘都比较抽象，是一种符号化的表现。再将这位所谓的猎人分解为上下两部分，发现“猎人”的上体和上肢组合起来的符号，与猎人手中所持的弓十分接近，或者一致。可见当时刻绘者在描绘人体时，想到的并不是人体本身，更在意于利用人上体和双臂的结构来表现弓的形象。“猎人”的头和上躯竖直地绘成一字状，其整体形态也与“猎人”手中的箭矢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里的箭也不是用来射猎，而是形象地画成男根的形状。“猎人”的下肢间几无例外地表现出男根，并且多为夸张地表现。由此可见，岩画中的“猎人”是在男人形体的基本框架基础上，把弓、箭矢与男根融入画面，有的人头部也特意地绘成鸟首，这更能说明问题。这些“猎人”，并不是要表现他们的勇猛善射，根本上还在于他所具有的生殖神力，所以，我们把这类人物称为“生殖人神”，如此才揭开了“狩猎岩画”中“猎人”真面目，正确认识了这些所谓的“猎人”的真实身份（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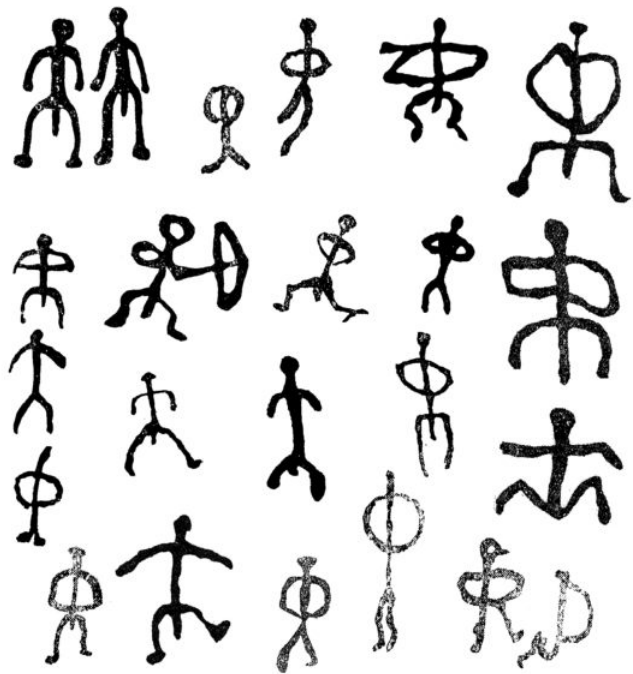


图4 岩画中“生殖人物”图举例

（图选自《贺兰山岩画》《阴山岩画》《新疆岩画》）

^① 苏北海：《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62～73页，图8。

贺兰山曾发现一组著名岩画，定名为“射猎”，被认为是古代狩猎岩画的代表作。这其实是一幅祈丰图，而且十分典型。画面中个体高大的持弓箭者，不是雄武有力的猎手，而是具有旺盛生殖力的“生殖人神”，他所持的弓箭指向一牝马，这里的箭也不是锐利无比的武器，而是被赋予了生殖神的“生殖弓箭”。这一男性生殖神，正利用弓箭的生殖神性，将生殖能力传递给牝马，生殖人神与马之间绘出一太阳，无疑强化了男性的生殖神力。牝马肚下刻画刚出生的正在吃奶的小马^①，则是这幅巫术岩画最终所要表达的意思。



图5 贺兰山狩猎岩画（图选自《贺兰山岩画》图365）

第四，古代岩画中，除少数例子外，岩画中的“猎人”和动物，大多都处于相对的静态。人、动物很悠然、安闲地静立于画面中，相互间亲切、和谐。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所谓狩猎岩画，被“猎”的动物多数都面向着“猎人”，迎着弓箭，动物和人物之间有某种默契，这从难以计数的关于岩画的著作中，很容易地能感受到。人和动物被一种共同的神秘力量所左右。这一共同的神秘力量源于巫术，通过巫术祈求人、动物的繁殖、丰产。由此，可以延伸至那些更多的动物和动物群岩画，这些岩画中有的省略了弓箭，只有人和动物，有的省略了人物，只有弓箭和动物，有的省略了动物，只有人和弓箭，与其将这些岩画都解释成狩猎岩画，不如解释成丰产岩画更有说服力。如上所述，这里的猎人也不是猎人，而是有兴旺生殖神力的生殖人物。这样的岩画在北方山区极为常见，我们只在图6举出几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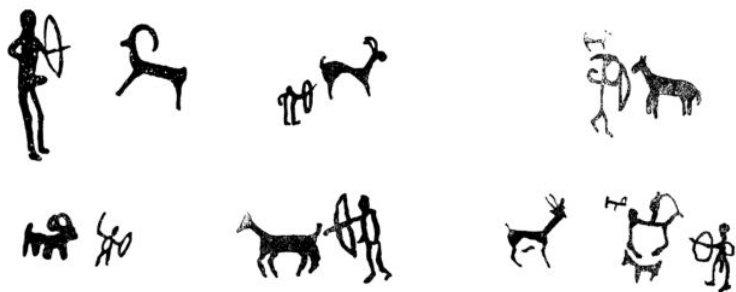


图6 “狩猎岩画”举例（图选自《贺兰山岩画》《新疆岩画》）

^① 许成、卫忠编著：《贺兰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73页，图365。

第五，坚持狩猎岩画说的学者，认为这些遗存都是游牧狩猎经济的产物。从年代上看，所谓狩猎岩画流行于游牧经济形式和游牧民族形成之后，

此前，狩猎和采集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岩画中也曾出现过以祈求狩猎成功为目的的祭祀活动，如欧洲一些旧石器洞穴岩画中表现的那样^①。游牧经济形成后，人们主要依赖游牧、畜牧获取生活资料。畜群是游牧经济下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扩大畜群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基本目标，是家庭或部落集团兴盛的标志。狩猎和采集仅仅是食物生产的一种补充形式。经济决定意识，这里的人们产生岩画生产的巫术艺术，祈求畜群的增殖，很容易得到理解，这也是这种特殊巫术活动普遍流行的内在社会原因。

弓箭所具有特殊的生殖神力，在历史文献和民俗材料也屡有所见，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②，把考古材料、历史文献和民俗材料结合起来，对我们揭开弓箭象征意义之谜，会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相较而言，弓箭作为生殖神力的象征，在古代岩画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材料也最为集中，但又被多数的岩画学家所误读。

我们由狩猎岩画意义的辨析，再回到甲骨文的“族”字上面，就比较容易理解甲骨文象形文字“族”中的那支箭。甲骨文“族”字中的这支箭，其尾部无一例外地分叉，像是人的两条腿，使这里的箭矢更具有人格，预示着这是一位具有生殖神力的男性。这支箭也不像前述学者们所言的那样，是用于作战的武器，而是和岩画猎人手持的弓一样，是象征性的符号，象征着男性的生殖神力。由以上我们对狩猎岩画要素的重读，结合甲骨文“族”字中箭矢的特殊绘法，这种推测应该成立。

其二，是甲骨文“族”上面被公认的那面旗帜。实际上，这一误读应该比较容易辨识出来，只是人们受了汉代许慎、清人俞樾对“族”字字面意义解读的误导，再加上著名学者对甲骨文中“族”字结构中表意部分的错误判断，才使这面旗帜飘扬至今。甲骨文“族”字上边的符号，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旗帜。从结构最简的那个“族”字图案看，上面的那个字分明是“人”字，当写成单人与箭矢时就画成“𠄎”这个样子，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人”字，大都写成上面这个样子，应该没有异议。双人与箭矢则写成“𠄎”，而在竖线一侧画上三道的“𠄎”字，则是表示很多、多人，这时候，它的外形就很是旗帜了。将两者结合起来，这里并非表现的是弓箭和旗帜，其原意是要表现人、众人与男根，整个文字要表述的是众人与男根的组合画面。

由此可见，将“族”字与军事团体联系起来，是从汉代开始的一种误读，这一误读又因近代甲骨文中象形文字“族”的发现和著名学者的误解，遂为人们接受。现在，我们重新回到甲骨文“族”字的原初字义，它原来的会意指向的是一群有着共同男性祖先的后裔，这才是“族”字的本质含义，这种含义直到今天并无大的改变。所以《辞海》中解释族字为家族与宗族的意思，这符合甲骨文中“族”字的原意。与“族”字意义相类的还有“嫡”字，也都包含着“直系”及“血缘关系亲密”的意思，所以《史记·匈奴

①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60页。

②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198页。

传》载“镡，箭也”。在这个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嫡”字，其直系的、具有生殖意义上的血统关系的意思更为明确。汉语中“嫡传”“嫡派”“嫡系”“嫡亲”“嫡堂”等，都是从直系这一基础上延伸和派生的词汇，均与弓箭象征男根有着渊源关系。

三

中国历史上，小学是最为发达的学术领域，小学家们埋头于微观的经文注疏或者语音、语义考据，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中国小学的传统对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仍有重要影响。但综观其研究，微观研究有余，宏观研究不足，这一缺陷在历史学、语言学，尤其是古文字研究方面尤为突出。正像是神话学家把神话当成神话来研究，古文字学家也只将文字当作文字来研究，人们只对形、章、义和发微索隐津津乐道，却没有想到语言文字本是思维的物质符号^①，是人类象征艺术的集中体现。从多学科那里汲取营养，遵循远古人类的思维规则，站在人类学视野，会给传统和沉闷的古文字学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From the “Rock Painting Hunting Theory”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Oracle’s “Family”

Liu Xuetao

Abstract: Among those rock paintings of Helan Mountains, the most common combinations of images are bowman and animals, which often were interpreted as witchcraft of hunting activit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ures and animals together with the carving style of these images, this article brings out the concept of “bow of re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ve character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rock paintings as witchcraft of hunting activity is misunderstanding though this kind of opinion is predominant in this field. Most rock paintings with hunting images of Helan Mountains show the prosperity of reproduction.

Key words: Oracle; Family character; Military units; Rock paintings; Symbolic; Reproduction

^① 叶舒宪：《原始思维发生学研究导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